

故人風雨

嚴沁



故人風雨 / 嚴沁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小說創作雜誌出版 : 錦德總經銷, 民80
面 ; 公分. -- (嚴沁作品 ; 15)
ISBN 957-9309-07-8(平裝)

857.7

80003565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嚴沁作品 15 ●

ISBN 957-9309-07-8

故人風雨

作 者 / 嚴 沁

發 行 人 / 汪成華

出 版 者 / 小說創作雜誌社

製作發行 /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 話 / 7031828 7057118

傳 真 / 7024333

劃撥帳號 / 0744691-1

總 經 銷 / 錦德圖書公司

地 址 / 北市汀洲路426號2樓

電 話 / 3684854

傳真 / 3678109

登 記 證 / 局版台業字第1187號

初 版 / 中華民國80年12月

定 價 / 新台幣 16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

嚴沁

台大外文系畢業。原籍杭州，出生於上海，
成長於台灣，居住於香港。

寫作十餘年，出書百餘本。

她的好朋友對她說：「寫作有如愛情，可能是劫。」

嚴沁微笑：「我甘願糾纏一生一世。」

她在文字間展露了內心世界，既感性，又浪漫。

她說：「讓我的讀者在文字間找尋我吧！」

故人風雨

嚴沁◎著

1

夜晚十點，台北市的生活節奏已漸漸緩慢下來，尤其這東門町附近的永康街，大多數的人家都開始休息，日間川流不息的車聲也平靜了。

文嘉宜跳下公共汽車，拖著一身疲乏朝家中走去。在公司加了幾個小時的班，總算把這會計年度的賬目做好了，她也累得連話也不想講，腦子裏塞滿了數字、單據，唯一的盼望是回到家裏沖一個冷水澡，倒在床上就睡。

二十三歲的她才從大學畢業一年，她唸的是「會銀系」（會計銀行系），沒有出國的打算，於是很順理成章的找到這份會計工作。她是個沒有太大野心、很肯安於現狀的女孩子，工作雖忙，一段日子下來，她也習慣了這間外商投資的藥廠環境，忙碌也是心安理得了。

嘉宜有個來往了三年，感情很不錯的男朋友葉堅，是工程師，比她大四歲，如果情形不變的話，年底或明年初他們預備結婚。葉堅是個很普通的男孩，所謂普通該說是正常，模樣端正，身高五呎十吋，不抽煙不喝酒，沒有不良嗜好，一切都是正常的，很中庸之道。也許因為這樣，嘉宜和他的感情也一直平淡、穩定，她在想，他們原本平常人，平常人的生活、感情原該如此，沒

有小說或電影中的驚天動地，迴腸蕩氣，她只希望能組織一個小家庭，有幢屬於自己的房子，生一雙兒女，如運氣好的話，葉堅事業會蒸蒸日上——

轉進她家的巷子，脚下踢到一粒石子，她微微一驚，思潮也被打斷。走兩步，她忍不住笑了，一定是太累，怎麼胡思亂想起來？走夜路得打醒精神才行，聽說一些無法無天的小太保、臭飛仔也會在黑暗中做壞事，搶了皮包還是小事，萬一——她又搖搖頭，萬一什麼呢？她不是已經平安到家了嗎？從皮包裏拿出大門的鑰匙，正預備開門，大門呀然輕響，自動打開了。嘉宜意外的小聲驚呼，是媽媽叫阿香替她等門的嗎？昏暗的門邊她只看見一對炯炯有神、深不可測的黑眸。

「啊——是你，表弟，」一定一定神，她笑了。「怎麼知道我回來？或是你正要出去？」

高寧沒有出聲，眼光一閃，黑眸中只留下一片沉寂。是天氣太熱了吧？他只穿了一條牛仔褲，赤裸著上身，露出古銅色的肌肉。再看她一眼，高寧轉身走回去，從另一扇門，另一個方向。

嘉宜搖搖頭，也走回屋子。

這是一幢看來相當古老的日本平房，有不算小的院子圍繞著，在地價飛漲的台北市能擁有這樣的住處，雖然房子舊一些，卻也值得羨慕了。平房加院子比現代化的大廈涼爽得多，也單純安靜。嘉宜的父親始終堅持「不願有人住在我頭頂上」的原則，所以無數的人出高價來買這地皮，也沒有成功！

屋子外表雖舊，裏面則裝修得很新，保養也好。柔和的燈光使相當大的客廳顯得寧靜安適，主要的，母親坐在角落一邊看電視一邊等女兒。

「嘉宜，沒聽見聲音怎麼就回來了？」母親好意外。

「難道我回來還得放炮通知？」嘉宜笑著說，「其他人呢？都睡了嗎？」

「嘉倫和嘉穎都在大考，」母親審視女兒。「爸爸在床上看報，妳餓不餓？吃不消夜？」

「算了，只想睡覺！」嘉宜坐在沙發上喘了一口氣。母親搖搖頭，憐愛的捏捏女兒手臂。

「再不多吃一點，妳就瘦得太厲害了，整張臉上只看見兩個大眼睛！」她說。

「說得多誇張，」嘉宜笑。「我不算太瘦，而且臉上也不只眼睛可看，我五官都長得好啊，像媽媽！再說寧願現在瘦一點，妳沒有聽見好多女孩要節食減肥嗎？」

「妳總有道理！」母親說：「公司忙完了吧？」

「忙完了，明天放一天假，和銀行一樣！」嘉宜倒在沙發上。「葉堅有電話來嗎？」

「有，他本來說要去接妳，我說算了，又不知道妳什麼時候才做完，」母親一連串說：「真的太晚可以坐計程車，要不然讓高寧去接也方便，何必他跑一趟呢？」

「有道理！」嘉宜笑著說：「剛才才是表弟給我開的門。」

「表弟，表弟，高寧怎是妳表弟呢？」母親咕嚕著。「他比妳起碼大半歲，如果不是病了一年，他也該畢業去服兵役了！」

「有什麼關係？叫慣了嘛！」嘉宜也不在意。「表弟真特別，我從來沒見過他開口說話。」

「有的人不像我們，就是整天說個不停，」母親倒很有自知之明，也坦白。「阿寧是什麼——沉默是金。」

「我說他挺有個性！」嘉宜說：「剛才他只穿牛仔褲，一身的汗，準是在練功夫！」

「不是累了嗎？還不去洗澡、上床？」母親叫。

「哎！回家後也不累了，只是懶，想懶在這兒不動，」嘉宜還像個孩子。「妳就讓我坐一陣吧，媽媽！」

「我不陪妳坐了，」母親往臥室走。「妳坐一陣也該早點休息，知道嗎？」

嘉宜搖著頭笑，母親總是母親，二十三歲了還總當她十三歲，什麼都要左叮右囑的。

她就在沙發上靠了一陣。

事實上，她是個相當漂亮的女孩子，漂亮在那份獨有的斯文、清秀，皮膚又白，配著她及肩微有波紋的頭髮，非常、非常有味道，一種介乎成熟與天真的特殊味道。嘉宜本身並不重視這些，一年前她腦子裏只有讀書，她用功了二十年，努力給自己加添內涵，然後她就全力工作，初入社會，要學的東西太多，她怎麼有時間注意自己的容貌、氣質？何況葉堅也不是個重外表的人，使得嘉宜連鏡子也少照。

大概是嘉宜迷迷糊糊的小睡了一陣，突然間驚醒是聽見一陣輕微的脚步聲，她以為是去而復返的母親，睜開眼睛，看見的是高寧那對深沉的黑眸。

「又是你，表弟，」嘉宜立刻展開笑臉。「啊！我睡著了，你替我關了電視？我睡了多久？十點半了？」

高寧只是望住她，什麼也不表示。

「真糟，電視吵到你了，是不是？」她站起來。「你明天還要上學？在考試，對不對？」

高寧眼光一閃，意外的，他竟開口說話。

「——明天回台南！」他的聲音平穩、低沉。

「哦，你開始放暑假？不，你畢業典禮舉行了嗎？」嘉宜意外兼失措。「或是你開始服兵役？分發在那兒？」

「空軍，台北！」他簡潔的。

「那麼你還會回台北的，是不是？」嘉宜不知道爲什麼要問。她和高寧很少交往，他根本不說話的，今夜——當然也不是關心。

「是！」他點頭。

「什麼時候再來？還——住我們家嗎？」她再問。

「十天之後來，」他平靜的說：「報到之後才知道需不需要住部隊上。」

「無論如何，我們都喜歡你住在這裏，」嘉宜這次是真心的。「有你在這裏，夜晚睡覺時都放心些！」

高寧眼中掠過一抹笑意，太快了，竟沒看清楚。

「我高興妳這麼說！」他凝視著她。

嘉宜覺得困窘和不安，高寧什麼時候這麼看過她呢？他們雖然在同一屋簷下生活一年，但他對於她是陌生的，就像街上許多年輕漂亮的男孩子。

「你——明天幾點的火車？」她不自然問。

「九點！」他露出潔白、整齊的牙齒。「八點鐘我會走，妳難得放假，多睡一陣吧！」

「好！我們等你回來！」她笑了。不自然、困窘是沒道理的，是不？他是表弟啊！比她大半年的表「弟」！「替我們問候姨媽，姨父。」

他點點頭，想說什麼又忍住了，又看她一眼，轉身走出客廳，在門邊又停步，終於說：「下次加班——最好叫葉堅去接妳，治安不好。」

嘉宜一怔，他已大步離開。

這個從不開口的表弟原來是關心她，他終於說話了，而且說了很多話，今夜他是專為等她才在大門口的，是不是？這孩子倒真不錯呢！

「姐，妳跟誰在說話？」睡眼惺忪的妹妹嘉穎走出來，十九歲，大學一年級的「新鮮人」，該是青春逼人的，但這幾天功課考試壓壞了她。「幾點了？」

「表弟，他明天回台南。」嘉宜說：「喂！妳是不是又來個臨時抱佛腳的開夜車？」

「沒辦法啊！今天不開夜車，明天準過不了關，」嘉穎無可奈何的。「嘉倫還不是一樣。」

「你們兩個也別推來推去，一個大一、一個大三，還不知道管束自己！」嘉宜搖頭。「我去洗澡了，妳去開夜車吧！」

「我去找表哥，」嘉穎揉揉眼睛。「他怎麼一直沒告訴我明天要回台南？」

「妳是管家婆或是他的女朋友？他為什麼一定要告訴妳？」嘉宜開玩笑的。

嘉穎站住，特別的望住比她大四歲的姐姐。

「那麼妳呢？」嘉穎問。

「我？」嘉宜呆怔了一下。「我是表姐啊！」

嘉穎嘴脣動一動，終於說：「他的女朋友很漂亮，我見過！」

然後，頭也不回的直衝進高寧的臥室。

嘉宜搖搖頭，怎麼回事呢？

今夜怪怪的，什麼事都不大對勁似的，或者是她太累了，去洗澡休息吧！

理他什麼女朋友、男朋友，漂不漂亮，關她何事？

她從走廊經過高寧的臥室往浴室去，他的房門開著，嘉穎站在門邊不知說什麼，他那古銅色的臉上一片漠然，深沉的漠然。只有當她的視線移過去，眼光相交處，似乎——星光一閃，是嗎？星光一閃？

她加快了腳步，飄然而過。

嘉宜睡得很沉，很好，因為實在太累了，但也醒得很早，心中牽掛著有什麼重要事情似的——重要的事情？她翻身而起，公司——啊！公司的會計年度賬目已弄好了，今天放假，休息，那兒有事呢？是這一陣子神經緊張，自己嚇自己。

她還是起床，去浴室梳洗，她是勞碌命吧？只要醒了她就得起身，從來不習慣賴床的。

屋子裏還是靜悄悄的，父母、弟妹全沒起來。嘉穎說要開夜車讀書，準是半夜就睡著了，這小丫頭就是這麼糊里糊塗，等會兒大概還得要嘉宜去叫醒她，否則她一直睡到下午都有份！

早晨的空氣清新，也沒有那麼熱。嘉宜喝了杯牛奶，去院子裏拾回從外面扔進來的報紙。這是難得的悠閒，不用上班又早起，可以悠哉遊哉享受清晨時光。慢慢的看完報紙，快八點了，嘉穎怎麼全無消息？還有嘉倫，他們都要考試，不是嗎？嘉宜站起來，穿過走廊預備去叫醒他們，一間房門卻開了，哦！是高寧。

「早，表弟！」嘉宜愉快的招呼。

「早！」高寧黑眸一閃，提著行李出來，他可從來不叫嘉宜做表姐的。

「你現在就走嗎？」嘉宜站住腳。她很詫異，高寧是漂亮的，極有時代氣息的漂亮，怎麼她從未發現？

「是！」高寧的話永遠簡潔有力，炯炯黑眸停在嘉宜臉上。「我現在走。」他背著背包，提著旅行袋，牛仔褲和T恤裹著一身好看的肌肉，不過份發達，很適中，很恰到好處，只是——他看來很孤獨，尤其在清晨的陽光中，他像一個將要啓程的流浪者，令人的心頭莫名的感動。

「你等一等！」嘉宜也不知自己為什麼要這麼說。「我叫醒嘉穎和嘉倫後送你一程。」

「不——必了。」這三個字說得很是艱澀。

或者，他是希望她送他的？

「送你到巷口叫車，」嘉宜微笑嫣然。「我順便買豆漿油條回來。」

「那——我在院子裏等妳。」高寧轉身走出去。

嘉宜立刻叫醒睡得像隻小懶豬的嘉穎和嘉倫，隨便拿了點錢，穿一雙涼鞋就走出院子，她看見高寧正若有所思，若有所待的望住她，那視線——似乎是很特別。

「走吧！」她掩飾了那絲不自然。原則上來說，她和高寧很少接觸，彼此相當陌生呢！

高寧默默的走在她身邊，那帆布背包和旅行袋看來都相當沉重，高寧卻走得若無其事的瀟灑，他是真練功夫吧？一直走到巷口，他們連一句話也沒說。

「我——叫車子。」高寧突然站定。

「哦——好。」嘉宜怔一怔神，她在想什麼呢？「見到姨媽替我問候。」

高寧很詫異，怎麼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？

「是！」他還是點頭。在嘉宜面前，他一直很溫順、恭敬的，這不是他的個性吧？看他的外型，他該是那種反叛性特強、最不馴的人才對。

「表弟，聽說你有個很漂亮的女朋友？」嘉宜問。話才出口，立刻後悔，她不該這麼多事。

「是！」他皺皺眉——為什麼皺眉？

「哎——嘉穎說的，」嘉宜紅著臉，有些失措。「我只是——希望以後能見到她。」

「等我回來帶她來見妳。」高寧說。

「好！到家裏來玩。」她力持自然。「她還在唸書嗎？」

「是！美國學校十一班的。」他說。

一輛計程車經過，他卻沒有叫住，他已忘了自己要走？還要趕火車？

「啊！美國學校的女孩子一定很新潮，很活潑。」嘉宜也不說計程車的事。

「還不錯！」他回答很怪，什麼叫還不錯？

嘉宜看見遠遠有一輛計程車又開過來，她說：「再見了，我到那邊去買豆漿油條，希望你回家有一個愉快的假期。」

高寧目不轉睛的望住她。

「我陪妳去買豆漿油條。」

「那怎麼行呢？」嘉宜笑。「再不走你趕不上火車了！」

「不會。」他肯定的。黑眸中的固執十分清晰。「火車九點鐘才開，從這裏去車站只要一刻鐘就夠了。」

「好吧！」嘉宜聳聳肩。她真沒想到，今天似乎和高寧「耗」上了，送來送去的，自己人還這麼客氣得離譜。

買了豆漿，油條——嘉宜忘了帶小鍋，那個豆漿店借給她的。高寧又幫著送回家，等嘉宜把借來的鍋拿出來，他始終站在大門口。

「是該我謝謝你吧。」嘉宜笑。「結果是你陪我！」

「我——很樂意這麼做。」黑眸一閃，立刻歸於深沉。

「現在可以走了吧？」嘉宜說。

「我——」他想說什麼，被屋裏聲音打斷。

「表哥，你還沒走嗎？」嘉穎的聲音。「等一等我！」

高寧的臉上掠過一抹奇異之色，匆匆挽著旅行袋往巷口走，似乎——很怕嘉穎似的。

「再見！」這是他遠遠送來的一句話。

「再見！」嘉宜搖搖頭，一轉身，看見還穿著睡衣的妹妹正站在門邊，臉色不怎麼好。

「表弟走了，妳叫他有什麼事？」她問。

「他沒聽見我叫他等一等嗎？」嘉穎沒好氣的。

「聽見了吧？」嘉宜說：「他要趕時間。」

「哼！趕時間。」嘉穎的聲音從鼻子出來。

「怎麼了？嘉穎，」嘉宜好奇的。「他得罪了妳嗎？」

「沒有人得罪我。」嘉穎顯然在發脾氣，一扭身就進屋子，把木門打得碎裂作響。

嘉宜搖搖頭，從作夜到今晨都看見妹妹神色不好，小丫頭可是考試考昏了頭？

「豆漿油條在桌上。」嘉宜邊進門邊說：「趁熱吃！」

「怎麼了？嘉穎。」媽媽正好出來，詫異的問。「誰得罪了她呢？」

「考試緊張。」嘉宜緩和氣氛的說：「一會兒就好了。」

「高寧走了吧？還有嘉倫呢？」母親問。

「表弟剛走，嘉倫在洗臉吧？」嘉宜望望。